

抗联的后代

陈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陈风著

抗聯的后代

冯牧題

[津]新登字(90)002号

抗 联 的 后 代

陈 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4 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7—5306—1874—1/I·1663 定价:11.50元

抗 联 的 后 代

陈 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在长白山区抗
击日寇的英烈们！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临江的山水抚养了他(代序)

桂未明

前些日子，接到陈风电话，告诉我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抗联的后代》将要出版了。他还补充一句：“就是以前给你看过的‘小哥俩运枪’。”我听后，十分惊喜。

我和陈风的相识是很偶然的。

那时，我在吉林省文艺创编室的《吉林文艺》编辑部任小说编辑。

1977年夏，《吉林文艺》编辑部和吉林省林业厅，在长春市联合举办小说创作学习班。参加的都是吉林省各林业局推荐的业余作者。当时的做法是：每个作者先交一篇小说，编辑集中看稿，然后由编辑组长安排每个编辑抓哪几篇稿件。

那时，陈风在浑江市临江林业局工作，他带来的是处女作《项目问题》，而我正好是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

看稿时并不知道陈风是谁；谈稿时才见到陈风。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大，肩背宽实，脸膛很红，就像我想象中的山里人；而他在我面前却很拘谨，我说什么，他记什么；因为

他根本没想到和他谈稿的会是一个女编辑。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作品仍然摆脱不了路线斗争等概念化的影响，陈风的这个短篇却有点脱俗。他取材于林区的体育生活，清新、自然，人物形象朴实可爱，给我印象很深。由于创作班上作者多，编辑少，我和陈风也就这么交谈了一次。《项目问题》经他修改后，发表在当年的《吉林文艺》12月号上。

二年后，我调回上海筹办《萌芽》增刊，即现今的《电视、电影、文学》双月刊。这样，和东北的短篇小说作者的往来不如以前密切了。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我收到陈风来信，他说，这几年他调到吉林省林业局史志办工作，有了业余时间，写成一部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叫“小哥俩运枪”，是个初稿，希望能听听我的意见。

于是，我便有机会初读了这部描写抗联后代的作品。

这部长篇是陈风从他厚实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陈风出生在吉林省浑江市八道江镇，这里也是临江县的所属地。临江县是一座有着抗日传统的边陲小县。当地人民与日寇有着血海深仇。陈风的外祖父曾因支持抗日，而被日寇抓起，灌凉水，坐老虎凳，后来由他的三叔公用 20 袋“洋面”疏通关节，才换回外祖父的性命。

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曾经在这一带活动，始终得到临江县人民的支持。他们不仅供给抗日队伍布匹、粮食，还帮助转运枪械弹药；尤其是许多从事林业采伐的工人（俗称木把），给了抗日联军更直接的帮助和支持，写下无

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从小在临江长大，后来又回临江工作多年的陈风，耳濡目染了许多抗联英雄和民众抗日的故事。他从县志里、当地编撰的史料中和前辈们创立的英雄业绩中，更多地了解到当年边陲小县燃烧起的抗日烽火是何等的炽烈，民众又是何等不屈不挠，惨烈悲壮！不写出来，他感到愧对地下的先烈和乡亲父老。

于是，他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他调动了自己拥有的部分素材，构思了这部作品。

《抗联的后代》是在“小哥俩运枪”的基础上发展和充实的，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流畅，富有东北林区的特色。

本来像书中主人公袁冲子这样的十四、五岁的孩子，应当是读书的最佳年龄，但在日寇的侵略下，他们失去了家园，没有了学校；他们的命运自然和父辈从事的抗战事业联系在一起，在硝烟之中，他们成熟起来了。面对日寇的高压政策，他们利用儿童自身的灵敏、机智与狡猾的鬼子，阴险的汉奸，展开了大智大勇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出色地完成了为抗联运枪的危急任务。

从袁冲子哥俩身上体现出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和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始至终贯穿着整部作品，读来感人至深。

陈风是一位业余作者。他从矿井建筑专业毕业，最后又回到林业局工作；三十年来，从南到北，调动了十多次工作，直到1990年下半年他才稳定。但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旅途多么劳顿，他总没有停止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他

很勤奋，他是想多创作一些作品。《抗联的后代》是他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

陈风是在抗联的家乡长大的，临江的山水抚育了他，父辈们赋予他弘扬抗联精神的重任，他没有辜负众望。

1994年1月23日于上海



作 者
(1993 年 8 月 摄于乌苏里江边)

作者简介

陈风，汉族。祖籍河北芦龙县，出生于浑江市八道江镇。

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矿学校，分配到贵州省煤管局第二基本建设公司工作。三年后进入吉林林学院附属干校，学习林业统计。同时考入吉林省函授学院中文系。

1963年5月、66年9月，分别从干校、函授学院毕业。

因一向无意于仕途，只想随遇而安，体察百味人生，所以，从干校毕业后，两次毅然舍弃去省城工作的机会，一直在临江林业局工作。其间，又先后四次主动请求下林场，累计达13年之久。曾任过林场统计员、团总支专职委员、工会主席，主管过谁都不愿管谁管谁得罪人的计划生育工作，主持过谁都怕管谁管谁挨骂的首次大调资；在局里工作时，曾任过局计划科统计员、局工会宣传委员、局文工团副团长、局史志办主任。

在基层工作极其繁忙，又十分投入，十分尽力的情况下，仍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从1964年发表诗作开始，共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故事、报告文学、电视剧本近50万字。

198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被选为吉林省民盟浑江市委副主委、浑江市政协常委；并出任吉林省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

1986年，借调林业部，筹备中国林业文协成立大会，会上被选为副秘书长。1989年2月调离原单位，专门从事全国林业文学创作的组织工作。

现任中国林业文联副秘书长、《林业文坛》副主编。

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 容 简 介

本书塑造了林业工人、抗联战士袁恩洪之子袁冲子抗日爱国的英雄形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少年冲子在地下党的引导下，在老一辈抗日志士的熏陶下，迅速成长。在长白山区智斗日寇，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查，出色地完成为抗联运送枪弹的任务；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巧妙地调动敌兵，使抗联以少胜多，重创日伪军，日寇片山得到应有的下场。

本书语言朴实、流畅，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目 录

第 一 章	鸭绿江上	(1)
第 二 章	旧恨新仇	(8)
第 三 章	仇家相遇	(19)
第 四 章	蹲汉奸窝	(31)
第 五 章	汉奸女儿	(40)
第 六 章	上坟路上	(48)
第 七 章	坟场风波	(58)
第 八 章	三块劣货	(67)
第 九 章	挖洞的人	(76)
第 十 章	秘密山洞	(87)
第 十一 章	琢玉成器	(95)
第 十二 章	鬼子片山	(104)

第	十三	章	冲子变了	(113)
第	十四	章	清除障碍	(121)
第	十五	章	文昌酒馆	(133)
第	十六	章	不眠之夜	(141)
第	十七	章	特务保驾	(148)
第	十八	章	虚晃一枪	(156)
第	十九	章	如意算盘	(165)
第	二十	章	竹篮打水	(172)
第	二十一	章	乐不忘忧	(184)
第	二十二	章	守口如瓶	(193)
第	二十三	章	情深意长	(204)
第	二十四	章	志同道合	(212)
第	二十五	章	卷土重来	(220)
第	二十六	章	等待命令	(227)
第	二十七	章	运枪出城	(234)
第	二十八	章	风雪路上	(243)
第	二十九	章	兰屯借兵	(255)
第	三十	章	各有心曲	(265)
第	三十一	章	告别兰桥	(274)
第	三十二	章	双松坳子	(283)
第	三十三	章	片山之死	(296)
后		记		(300)

第一章 鸭绿江上

古历七月，是鸭绿江的汪水季节。江面宽阔，水势涛涛。由于青山翠岸的映衬，江水绿莹莹的，好似公鸭头上顶着的那撮绿毛毛。可爱极了。

老辈人都说，鸭绿江拐的弯最多。大湾儿，小湾儿，少说有九百九十个。

在一个牛样子弯里，有座县城，叫靠江。

靠江县城，坐北朝南；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城东，有一条河，叫楸子河。垂直流入鸭绿江。江河相汇，形成个老大老大的漫渟。渟深水稳，是自然天成的木排窝子，船只停泊码头。

离漫渟不远的岸边沙滩上，我们的小主人公袁冲子，正侧着身子躺着，一动不动。光着的脊梁上，挂着水珠儿，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水渍渍的青布大裤衩，紧紧地贴附在身上。

水边的石围圆圈里，一顶吹足了气的西瓜皮小帽儿，像

个球儿，随着江水荡动着。离冲子不远的大青石上，晾着他那件出肩露背的白布褂子。一双青帮布底鞋，前头各露出个铜钱大的窟窿。鞋尖朝着漫渟，并摆着。两个窟窿，恰似两只瞪大的眼睛，盯住江面。

此刻，冲子那双眼睛，瞪得溜圆，紧紧盯住码头上那只汽船。

这个袁冲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别看他只有十六岁，可完全是副大人模样儿。那长条个子，大而结实的骨架儿，谁不说“冲子长成个大小伙子啦”。冲子，生得丰姿俊秀：浓浓的眉毛，比墨水染的还黑；大大的眼睛精灵虎亮；高高的鼻梁儿，长得格外适称。左邻右舍，哪个不夸赞他，是靠江县城的美男子。

冲子和一般大小的孩子相比，还有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善动脑，爱思考；一天天，脑袋里总转个儿，心里头老想事儿。

七岁那年，妈妈和爷爷，总是夜间下江捕鱼。回来时，冲子早睡着了。大门、房门，都插得紧紧的。叫也叫不醒。几次逼得爷爷跳板障子。有一次，还摔坏了腿。

冲子十分恼恨自己：觉睡得太沉太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妈妈纳鞋底儿的苘麻经儿，搓成香头粗的细绳儿，从大门外，通过板壁上的小孔，拉到里屋。绳头上拴块长条石英石。再把妈妈的铜盆，倒扣在自己的枕头边。这回可好啦，放心大胆睡吧。只要妈妈爷爷，在大门外一拉绳子，里屋那块雪白晶亮的石英石，就离开盆底。再落下时，便会砸在盆底上。“啗”的一声，冲子准醒。这法儿试

过几次，真灵！妈妈亲他、夸他；爷爷把他搂在怀里：“嗬！这回呀，咱家要出个小诸葛啦！”

冲子在想事的时候，眼睛瞪得圆圆的，盯准一个地方，半天不眨动一下，好像眨眨眼，会把他刚想明白的事儿，又弄得模糊了似的。

眼下，他就是这样，盯住了县城水上警察署的小汽船。可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哎，这只船要沉进江底就好了。”冲子心里想着。鬼子进靠江那咎，他亲眼看见，妈妈把满载日寇的船，翻入江底。

若是眼前这只船沉了，那好处可就大了。他永远不能载着鬼子，出去捉杀百姓，作践好人。也不会出去冲了藏枪的抗联叔叔。当然也用不着派他和弟弟出来放哨了。他和弟弟就能去帮助叔叔们卸船、搬运枪支。不能放两枪，摸摸也解馋过瘾呐。

都怪爷爷！像今天这么大的事儿，为啥不早说一声，总拿我当孩子看，我都十六啦！能替妈妈报仇了。若是早告诉我，我想法儿钻到木排下边，摸到船底下，准能把船凿漏……

小汽船一动不动地靠在码头上，看不见船上有人，连江坝上也没人走动。大热天，谁不找凉快地方眯着！冲子放心地移动了目光。

一只水鸟从水面上掠过。

哎呀！我要变成一只大鸟多好！——冲子心想：一次叼一颗枪，送给抗联，保准不会让鬼子知道；到了晚上，偷